

A: What animal is *rich*?

B: Bloodhound, because he is always

picking up scents. ([M⁺])

译₁: 甲: 什么动物最有钱?

乙: 鬣狗最有钱, 因为他总是捡钱。

([U]: 关联而无幽默)

译₂: ……鬣狗, 因为他总是嗅来嗅去的。

([U]: 不关联)

译₃: ……鬣狗最有钱, 因为他总是捡钱。

(注释: 原文 pick up scents 是双关,

意思是“捡美分、嗅东西”)

([U]: 关联而不幽默)

甲: 什么动物很有钱?

乙: 金钱狗, 它身上全是金钱。

([M⁺]: 双关, 双解的幽默)

Dominant Pragmatics Issues and the Way to Pragmatranslatology

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



四川大学出版社

侯国金 著

A: What animal is *rich*?

B: Bloodhound, because he is always

picking up scents. ([M'])

译₁: 甲: 什么动物最有钱?

乙: 鬣狗最有钱, 因为他总是捡钱。

([U]: 关联而无幽默)

译₂: ……鬣狗, 因为他总是嗅来嗅去的。

([U]: 不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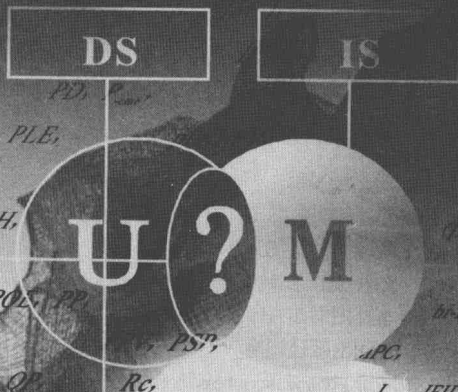
译₃: ……鬣狗最有钱, 因为他总是捡钱。

(注释: 原文pick up scents是双关,

意思是“捡美分、嗅东西”)

([U]: 关联而无幽默)

Dominant Pragmatics Issues and the Way to Pragmatranslatology



四川大学出版社

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 翻译学之路

IS-eme, L₁T, L₂T,

责任编辑:黄新路 敬铃凌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 / 侯国金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614-4135-0

I. 语… II. 侯… III. 语用学-应用-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825 号

书名 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

著 者	侯国金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135-0/H·26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印 张	19.625
字 数	557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500册
定 价	43.00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005 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05JA740023)

四川外语学院科研项目

To my mother — who is queerly kind
and mothers hot blood and heart of mine
and a mind she never really minds
and knows me more than myself, a lot
by knowing my words and works not.

致慈母——

养育我炙热身心血魂，
不在意我的心动潮涌，
不识字符也不读拙著，
伊十分懂，懂我十分。

致 谢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项目，因此笔者要感谢教育部的资助。本书原是笔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侯 2005b），亦为笔者在四川外语学院（以下简称川外）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的课题。因此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的汉语专家们，尤其是“联系导师”戴耀晶教授，也要感谢川外的科研处、马新发书记、李克勇院长和王鲁男教授。我还要衷心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教授，是先生指导了鄙人的博士论文，而本项目是它的接续研究。

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在为笔者处女作（侯 1997a）所作的序言里的几句褒奖一直激励着我。他鼓励我（以及其他中青年学者）要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向王佐良、季羨林、许国璋等老一辈外语专家学习，做到语言和文学并重，学到“十八般武艺”。先生的教导一直是我读书和练笔的动力。这次贸然相请，先生一口应允，着实令人感动。川外的廖七一教授对我的偏爱、关照，对我翻译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教导，使我受益和进步。他认真求是的治学精神、豁达开朗的性格和诚信公正的人格，4年来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这次请到廖教授作序真是幸事。对胡教授和廖教授的帮助和提携，我感恩不尽。

蓝仁哲教授和王寅教授以各种方式给了我关心、爱护、支持和指导；钱冠连教授一直支持和关注我的研究；徐盛桓教授从 2001 年开始一直关爱和教导我；语用学家 Geoffrey Leech 给我珍贵的指点；Jenny Thomas 给我 E-mail 回答我无聊的问题；关联理论家 Stefan Malmberg, Francisco Yus, J. L. Dessalles 等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宝贵

的建议和资料信息——我对以上学长的感激都无以言表。

此外，笔者从与朋友和/或同事蒋勇、赵彦春、项成东、廖巧云、熊沐清、杨全红、费小平、董洪川、李力、文旭、刘国辉、赵亮、杨炳钧等教授的交谈中也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在上海读博的老朋友曹火群为我收集并寄来很多最新的“及时雨”语言学资料，对本书和本人的教学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温建平教授给我提供了不少翻译方面的语料，对我的跨面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他们，岂是一个“谢”字了得？

除“参考文献”外，笔者还直接或间接参考了其他难以一一罗列的书刊杂志，以及网络资料，辞典、字典，遗憾的是无法一一致谢了。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外语编辑室的黄新路先生的耐心高效的编辑工作。本书的部分章节在教学中得到川外研究生的提问和质疑从而得到修订和升华。笔者的川外研究生宋艳、朱莉、翟长红、杨加伟、栗蔷薇、冯梅、瞧静、王丽娜、高静静、刘小红、石成成、何雪梅、蒲姗姗、刁阳碧、魏薇等细心地校对了初稿，在此一并致谢。对2008年5月救援汶川灾区的军、警、官、医、民等，对在余震不绝的黑色星期（复数）里以及在我躺着的日子以各种方式安慰或探望我、帮助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博友，我要说一声深情的“谢谢”。侯家后勤部长徐迟英一方面为我承担了家务的狮子份额，还兼任侯氏秘书（为我从 www.cnki.net 下载论文资料），在非常时期做我的“特护”和“陪聊”，在此也对她致以深深的谢意。

胡氏序言

1996 末初我有幸为侯国金老师的大作《新世纪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写过一序。十二年一个轮回, 侯老师的新作《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又告完成。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今日之侯, 非昔日之侯矣。侯君的学问已越做越深, 对我来说, 有的内容似曾相识, 有的闻所未闻。在此为其作序只能勉为其难。因此, 我的一些用语难免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又直又土, 望学坛诸公见谅。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侯君新作旨在从宏观上开拓走向建立“语用翻译学”的道路。具体说, 把语用学研究中的成果和有关讨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 其主要突破点是发展经典标记理论为“语用标记价值假说”。揆其原因, 不外乎学者对语言的意义很难取得共识, 在把“意义”松绑为“含义”后更难取得一致。原作意义和读者读后意义的不一致性为诸多学者搭起了学术研究的平台,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一种语言如此,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更是如此。由此产生的翻译标准更是眼花缭乱, 众说纷纭, 不知所从。最近读到杨炳钧教授介绍的“整合语言学”一文, 深受启发。整合

语言学认为：(1) 语言符号具有整合特性；(2) 语言形式具有不确定性；(3) 语言意义具有不确定性。^①本书中引用王寅先生的话：“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在不断地解开原作品的结构，进行新的组合，使文本获得新的意义。”^②这里所谓的“组合”也即“整合”。看来语用翻译学也需要不断地整合。

本书的第2、3、4章是侯君带领我们走向语用翻译学的三大步。我试着走了一下，可把它合成两大步，即语用学中的社会性和语境性对翻译理论的建立最有帮助。

第2章的重点为语言行为的合作性与间接性。侯君有时把“合作性”称为“社会性”。不过，“社会性”的内涵要广一些，例如第3章的“礼貌原则”也是社会性的表现。就合作性来说，侯君论述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并提到“初民”和“语言人”，提到文字的产生，也提到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个思路是清楚的。本章重点讨论的“间接性”与“合作性”也有联系。间接言语最能说明人与动物在合作性上的区别。一只老虎或狮子至多只能在树下或草地上撒泡尿告诉同伴这是它的疆域，后来者别找麻烦。在本章中，作者对合作性言语行为和语用标记形式，及其在翻译中的表现和处理的讨论

^① 杨炳钧. 2004. 整合语言学概观 [A].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② 王寅. 2001.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是详尽的。如上所述，第3章虽然谈的是“礼貌原则”，实际上谈的也是“社会性”，不过是与“合作性”相对立的“非合作性”，表现在（非）礼貌语言、调侃、说假等内容。一正一反，相得益彰。

第4章就其内容来说，与第2、3章是平行的。从正面看，谈的是“语境”，从反面看，谈的是“模糊”。这些都是人们在语言交际和翻译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语境”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语言问题。语言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交际的产物。前者是语境，后者是社会。要研究语言，舍此别无他法。这里，我又要回到整合理论了。有关语言学的种种理论都是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社会性和语境性的整合。尽管有些语言学家躲开这两个特性，但行之不远。整合理论也说明，我们对语言所做的任何观察、任何理论都是根据一定社会和语境整合的。使用语言的对象变了，使用语言的环境变了，我们又需要整合。有的整合在一定情况下是讲得通的、可接受的、可行的，但情况一有变化便有待修正。

如上次为侯君写的序一样，我又要与侯君共勉了。所不同者，年龄不饶人，我只能跟着走，能走多远就多远。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8年6月

廖氏序言

侯国金教授两年前曾经说，他正着手一个研究项目，希望结题后为他写篇序。侯教授专攻语用学，双破晋升教授（从讲师直接晋升教授），学问文章让人敬佩。我对语用学知之甚少，所以只当是戏言。不料侯教授今天将厚厚的书稿《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摆在我的面前，索序于我。这是一份难以承受的荣幸；然评价学术，仅为一己之见，难以藏拙而易于露丑；只当“缘事而发”，对其学术追求的认同。

侯教授专攻语用学。书稿主要章节的第四部分对翻译的论述，不仅让我重新认识国内译学的发展现状，而且得以窥见翻译研究的另一个侧面，受益良多。

翻译学今天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好些专家学者的预期和想像。10年以前，许多人都质疑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翻译研究只是外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之下的三级学科。如今不仅开始试办本科的翻译专业，建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而且有了独立的翻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不久前有幸参加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第一届翻译学博士的论文答辩，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感受到翻译学的繁荣与发展。

翻译是人类最古老的交往行为。传说巴别塔的坍塌标志着人类

翻译活动的开始。但是，翻译学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语言学兴起以后才摆脱了主观、印象和点评式的原始研究形态，步入奈达所谓的“翻译科学”的时代。其后，奈达、卡特福德、穆南、威尔斯、纽马克、巴尔胡达罗夫等翻译理论家的学说风靡中国，翻译学的语言研究途径一度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话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半个世纪以后，大多数人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了解，似乎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最新发展了解不多，更少有创见的专论问世。曾经使翻译学摆脱“前科学”地位的语言学在轰轰烈烈的文化研究面前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并非是翻译学一个学科的困境。文学研究和文艺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同样在担心文化研究冲击下自身研究本体的失落。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使翻译学超越了字、词、句，甚至语言本身的层面，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扩展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具有其他研究范畴所没有的宏观概括力和广泛的解释力。中国的翻译学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似乎使人们淡忘了语言学这件翻译研究的利器。宏大叙事、悬空论道、抽象议论和主观臆断在翻译研究中有所回潮。一些翻译研究的专论，特别是对翻译家、翻译作品的研究，竟没有充分的语料收集整理、认真的文本细读和严密的文本对照。甚至通晓双语的外语专业的学者，也满足于转借用他人的译例，结果阐述流于主观，结论变得空泛，成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很难验证的主观印象，削弱了研究的学术质量，致使本来

很有意义的选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和论证，让人惋惜！

这也许是翻译研究繁荣背后的隐忧。其原因大概有三：

首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译介和研究的缺失。译学界不少学者对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言学途径的发展了解不多，仅对功能学派和语料库研究有所耳闻。许多学者理解的语言学途径实际停留在梅森 (I. Mason) 批评的“将翻译视为与环境无关”(treating translation in a context-free environment) (任文：24) 的传统思路上，误以为今天的语言学途径不过是六七十年代传统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原文译文结构静态的对比分析，完全不关心、不了解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新发展。

其次，翻译研究的学者缺少系统的语言学训练以及相关的理论素养。不少英语专业的学者在应用语言学分析这件武器时，显得力不从心：要么生造例证，语料缺乏真实性与权威性；要么论证缺少必要的理论框架和客观标准，人见人殊；要么天马行空，以思辨文采代替实证求真。而在西方，许多翻译研究学者不仅通晓数门外语，而且有良好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和语言学分析、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为我们未来翻译研究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新的课题。

最后，国内语言学者对翻译研究十分淡漠。传统专业和学科的划分使语言学与翻译学，或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与翻译的文化途径之间构筑起一堵高墙，成为不同领域研究之间的“阻隔”(insularity)。梅森曾批评说：“法国人不引用英国人，英国人不引用德国人，德国人不引用美国人……西方译学不关注阿拉伯、印度和中国这些有数

百年翻译研究的国家，语言学家不想了解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愿与语言学打交道。”（任文：26）国内的翻译研究也存在同样的倾向。很少有语言学家屈尊俯就翻译研究，更不愿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翻译研究上来，他们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也很少涉足翻译学。黄国文教授的《翻译研究的语言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是少数的例外，他对翻译研究的热情和发表的成果，已经在译界产生了积极反响。

梅森在展望翻译学未来发展时认为，应该提倡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的互补，“开阔视野”，积极吸纳“语用学、符号学等，继续对翻译研究作出有益的贡献”。（任文：27）

从上述视角来看，侯教授专著就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侯教授以跨学科的气魄，不仅拆除了横亘在翻译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高墙，而且拆除了翻译研究中语言学途径与文化学途径的高墙，让我们惊喜地发现学科交叉和综合所开辟的一个崭新的领域——语用翻译学。侯教授对翻译本质的追问，对可译性的辩证分析，对翻译标准的历史梳理，以及对翻译本体研究和文化研究所持的互补观念，无一不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翻译理念。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

当今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电脑社会，人们热衷于外交翻译、外贸翻译、文化翻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电子词典（翻译）、公示语翻译等，而每种翻译的14大（或更多）语用要素（作者、译者、规范、文化、传统、背景、

文本等)都不尽相同,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翻译方法和翻译质量。这些语用要素与翻译的关系使得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讨翻译与语用的关系,探讨翻译的语用性,探讨语用翻译学(PT)。(侯国金,1.3.4节)

“语用翻译学”,就我理解,必须考虑翻译的语境,必须考虑翻译在具体文化情景中可能的意义。这与梅森的翻译观非常一致。梅森对语用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强调语言学途径与文化途径的融合,认为要不加价值判断地观察和描述研究翻译者的行为,探索语境如何对翻译者实际的抉择产生影响。这实际上“与文化研究途径完全一致”。(任文:26)侯教授认为,“我们要研究的是,忠实、趋同、等效于原文的什么?而且怎样忠实、趋同、等效?……我们提出SEV重组和语用标记值(PMV)等效翻译势必要解决诸如SEV是什么?如何重组?什么是等效?语用标记是什么?PMV是什么?如何估算?什么是PMV等效?它与意义传递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侯国金,1.3.1节)

宏观的文化研究关注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对个体翻译行为的制约,即自上而下的运作趋势。这也就是侯教授所谓的翻译学的“主义”。但他似乎更关注如何解决翻译的“问题”,即自下而上。译者应对文化语境而作出的积极抉择。多元系统强调“历史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布尔迪厄所论述的“场域”(field)与“习性”(habit)的辩证关系,都与侯教授的“主义”与“问题”契合相通。而侈谈义理,对“问题”的忽视似乎正好是一些人对文

化研究的非议。

其次，侯教授严密、客观的翻译分析方法也给人印象很深，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借鉴。侯教授对语料和译例搜索甚勤，避免从真实语料之外格义附会。全书数百例证，有的译文多达 10 余种，他都能从语用角度提供客观的理解场景，确定语用意义，极少主观臆断。

试看下面的翻译：

114b) I did *not* kill the man last night in the forest for his money and his wife.

译₁：昨晚我没有为了抢那人的老婆和钱财而在树林里杀死他。

译₂：昨晚我在树林里杀死了他，但不是为了抢那人的老婆和钱财。

译₃：昨晚我在树林里杀死了他，但不是既为了抢那人的老婆又为了抢他的钱财（是为其中之一）。

译₄：我为了抢那人的老婆和钱财而在树林里杀死他，但不是昨晚。

译₅：有人说我昨晚为了抢那人的老婆和钱财而在树林里杀死他，我没杀。

简评：（1）该例 ST 可作多种解读，因此有多种译法。译₁是把 ST 作为无标记否定来处理的；译₂理解 ST 的 not 否定 for 状语；译₃否定的是该状语的 and 的强势合取含义（“既……又……”，一般的合取含义是“和/与/以及”）；译₄认为 ST 否定的是时间

状语；译₅是考虑 ST 否定的只有动词 kill。(2) 在一定的语境里，如在一定的对比关系中，如 “... but for his position”，只有译₂才正确。假如换为 “... but for his money or his wife”，那么译₃才正确，而且更理想的做法是修改 TT 末尾的“既……又……”为“和”。在一定语境里，ST 甚至可以表达译₆的意思。这样一来，not 管辖 for 短语，for 短语管辖 not 短语！

译₆：为那人的老婆和钱财，我昨晚在树林里没有杀他。

(侯国金, 3.4.5.1 节)

我非常喜欢细读译例后的“简评”，试着从中发现他是如何将一些难以言传的差异和幽默表现出来。有些译例生动、诙谐，让人回味：

161) *A heavy purse makes a light heart.* ([I⁺][M⁺], 是 PI)

译₁：袋里有钱，心里不慌。(《成语词典》，近似于 ST)

译₂：钱包沉，心情轻。(反义词对仗，近似于 ST)

译₃：钱包饱，心情好。(押韵对仗，近似于 ST)

译₄：钱包沉，身心轻。(反义词对仗，近似于 ST)

(侯国金, 2.4.6.1 节)

特别是对双关的翻译：

89) A: What animal is *rich*?